

詩
毛
氏
傳
疏

詩毛氏傳疏卷十二

長洲陳奐學

陳宛丘詁訓傳第十二

毛詩國風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一十四句

疏左傳子產曰魯虞闕父為周陶

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
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案恪說文作憲樂記武王克殷封黃帝之後於蓊封
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古春秋左氏說以
此為三恪矣漢書地理志淮陽國陳故國
今河南陳州府治附郭淮寧縣陳故都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疏史記陳世家幽公十二年

周厲王
奔于虢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傳子大夫也湯蕩也四方高中

央下曰宛丘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傳洵信也疏序刺幽

子席大夫者以下篇子仲為陳大夫與此相類風化之

所行由於幽公之淫荒昏亂席大夫即以此刺幽公兩詩

一意也地理志云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

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也冬也夏值其鸞羽又

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

案班引兩詩以證陳之風俗如此與毛詩序傳意同也

又韓詩外傳云子路與巫馬期薪於疆丘之下陳之富

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疆丘之上此疆丘即宛

丘陳有宛丘猶之鄭有洧淵皆是國人游觀之所處師

氏脂車觴此則陳大夫之游蕩無度習成風俗由來久

矣湯讀與蕩同湯古文假借字傳云蕩者即游蕩也楚

辭離騷注六帖六御覽地部十八引詩皆作蕩○爾雅

釋丘陳有宛丘餘姚邵晉涵正義云水經渠水注宛丘

在陳城南道東王隱云漸欲平个不知所在矣元和郡

縣志宛丘在陳州宛丘縣南三里太平寰宇記在宛丘

縣南三里高二丈宛丘在元魏時鄴道元已云不知所

縣南三里高二丈宛丘在元魏時鄴道元已云不知所

在而李吉甫能按其道里樂史且計其崇卑疑後人別指一丘以當之非王隱所云漸欲平者矣案邵說是也爾雅又云宛中宛丘丘上有丘曰宛丘釋名云中央下曰宛丘有丘宛宛如偃器也李巡孫炎並云中央下並與毛傳同唯郭璞謂中央隆高為異說○洵讀為恂說文恂信心也是恂為信也爾雅詢信也古恂詢洵通用釋洵為信者信作虛義解不作實義解洵有情兮而無望兮言信有淫情而無德望也傳為全詩洵字通訓靜女叔于田有女同車溱洵箋並云洵信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傳坎坎擊鼓聲無冬無夏值其鸞

羽傳值持也鸞鳥之羽可以為翳疏坎之為言考也山

坎與考一語之轉擊鼓謂之考擊鼓聲謂之坎坎亦擊缶聲謂之坎坎皆考擊之義也值持疊韻持執持也小宛負持也攜持也抑捫持也止持也訓同義別○簡兮右手秉翟傳翟翟羽也舞用翟羽亦用鸞羽故云鸞鳥之羽可以為翳顏師古漢書注云值立也鸞鳥之羽以為翳立之而舞以事神也其釋下篇詩云婆娑舞貌也

亦言於粉棚之下歌舞以娛神也案顏說或本三家義擊鼓值羽白其風俗至無冬夏則游蕩而無度矣振鷺有駢傳並云鷺白鳥也爾雅鷺春鉏郭注云頭翹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毬攤名之曰白鷺線正義引義疏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閒謂之春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青腳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毵毵然與眾毛異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傳益謂之缶無冬無夏值其鷺翻

傳翻翳也

疏

益謂之缶爾雅釋器文郭注云益也孫注云瓦器說文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

之以節譌案史記蘭相如傳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又李斯傳擊甕叩缶真秦之聲也缶俗缶字呂覽古樂篇帝堯命質爲樂置缶而鼓之高注云鼓擊也呂不韋秦人此正秦擊缶之說也然詩言擊缶在陳風易離卦九三不鼓缶而歌則又不專說秦人矣○御覽時序部十一引傳作翻亦翳也與今本不同周禮樂師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故書帔作製皇作型鄭司農注云製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型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

翫翠之羽社稷以饗宗廟以羽四方以翫又舞師注云
翫舞蒙羽舞書或爲皇或爲義蓋翫羽翫三舞皆用羽
而翫則專用諸四方與舞師言翫舞舞師早曠者不同翫
舞用於四方而早曠舞亦用之樂師舞師所掌各異不
得合爲一說也案此詩言陳大夫持翫於宛丘之上下
則於四方而不於社稷宗廟矣翫古字作翫說文云翫
翫也所以舞也翫樂舞以羽翟自翫其首以祀星辰也
从羽王聲讀若皇叔重言翫舞爲自翫其首與仲師蒙
覆頭上義同仲師言四方而叔重則言祀星辰詩譜言
陳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
之其祀星辰於宛丘上下持翫以舞亦或有然耳然則
詩之翫卽周禮樂師之翫舞其仲師叔重之說皆足申
明此傳翫訓爲翫之義傳已見於君子陽陽矣此
又承上章而申言之朱本誤併此三字於釋文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
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東門之粉宛丘之栩傳粉白榆也栩杼也國之交會男

女之所聚子仲之子婆婆其下傳子仲陳大夫氏婆婆

舞也

疏

粉者榆之一種其皮色白故云白榆爾雅榆白粉郭注云粉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孫注爾

雅及鄭

注內則竝云榆白者粉漢有粉榆社粉榆卽白

榆玉篇

亦云粉白榆也栩杼鵠羽同說詳鵠羽篇宛丘

疑地近

東門粉栩人所宜休息者故傳云國之交會釋

首二句

云男女之所聚以總釋全章也○子仲陳大夫

子仲氏

猶秦黃鳥子車氏矣箋云之子男子也婆娑舞

爾雅釋

訓文李巡注云婆娑盤辟舞也李所據爾雅作

婆娑說

文女部引詩市也婆娑徐鉉云今俗作婆非是

然則婆

字古本作婆字矣盤辟而舞是曰婆娑上篇云

值其鷺

羽值其鷺翻是其

舞也其

下卽宛丘之下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傳穀善也原大夫氏不續其麻市

也婆娑

疏

穀善爾雅釋詁文小雅黃鳥甫田同善旦猶言詰朝耳差無傳于差釋文引韓詩作于嗟

王肅音嗟用韓詩并改經旦爲且實非毛意也吉日傳
差擇也擇讀擇不處仁之擇箋訓差爲擇毛意當然也
春秋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羊傳原仲者
何陳大夫也何注云稱字者葬從主人左杜注穀梁范
注皆云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丘中有麻傳畱大夫氏
是原氏畱氏皆以邑爲氏者也箋云以南方原氏之女
可以爲上處上處卽舞位之前頭此中明經傳義也○
潛夫論浮侈篇云詩刺不續其麻女也娑娑今多不修
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獎
惑百姓案此三家詩娑娑爲鼓舞事神與地理志合則
兩詩一意也市潛夫論作女
字之誤後漢書王符傳作市

穀旦于逝越以駸邁傳逝往駸數邁行也視爾如歧貽

我握椒傳岐苾苾也椒芳香也疏逝往二子棨舟小雅

雅粵于也采蘇采蘋擊鼓皆云于以此云越以皆合二
字爲發語之詞駸讀爲總羔羊傳云總數也邁行泉水
黍離悉蟀時邁同數有急聚之義數行者言急數行會
也序云亟會亟急也急亦數也玉篇彳部復數也引詩

越以優邁三家詩字異義同○爾雅蒹葭說文蒹葭也並與芑芑同正義引義疏云芑芑一名蒹蒹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毛晉廣要云爾雅翼蒹葭蒹也比戎葵葉俱小花似五銖錢大色粉紅有紫紋縷之崔豹古今注以蒹蒹芑芑與戎葵蜀葵四者為一物異名者非貽當作詒詒遺也傳云椒芳香也定本作椒芳物小箋從定本內則佩容臭鄭注云容臭香物芳物其即容臭之類與箋云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案此與鄭風贈之以勺藥同意彼傳云勺藥香草

衡門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疏

箋云誘進也掖扶持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傳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棲遲

遊息也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傳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

樂飢可以樂道忘飢

闕宮福衡衡為木則知此衡亦

門橫木為門漢書韋玄成傳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

得自安衡門之下顏師古注云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

御覽居處十引劉楨毛詩義問云橫一木作門而上無

屋竝與傳訓合橫木為門無阿塾之制故傳又申之云

言淺陋也爾雅釋詁棲遲息也傳本爾雅而必益其義

云遊息也者遊字與下樂字關通淺陋喻小邦遊息喻

政教下文泌水樂飢卽是遊息之意下二章食魚不必

飭鯉取妻不必齊姜宋子亦是不必大邦施政教之喻

傳云淺陋遊息雖釋首二句亦與通章相關通也箋云

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

可以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化案鄭說真足以申明經傳

之指唯下文樂飢作療飢喻用賢治國下二章亦謂用

人不必賢聖然與序誘掖其君之說稍疏恐此尚非傳

指也○泌泉水傳云泉水始出恣然流也恣與泌

通廣雅釋邱邱上有邱為秘邱王念孫疏證云蔡邕郭

林宗碑棲遲泌邱周巨勝碑洋洋泌邱于以逍遙東哲

玄居釋云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為乎秘邱泌秘通竝

以為邱名說與毛異蓋本於三家也洋洋廣大碩人傳

洋洋盛大盛大言流滿廣大言水寬云樂飢可以樂道
忘飢者即是遊息也王肅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
魏魏南面可以樂治忘亂此申傳說也韓詩外傳云雖
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
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
洋洋可以療飢案韓義與毛詩同其字當亦作樂飢今
外傳誤作療列女傳賢明篇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
從善即樂道之意引詩亦當作樂列女傳往與韓詩
同也今字誤作療箋作樂文選王元長策旁才文注引
箋作樂說文療治也或作療鄭與毛韓異或從齊魯說

豈其會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疏
箋云姜齊姓

豈其會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疏
箋云子宋姓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傳興也池城池也漚柔也彼美叔

姬可與晤歌傳晤遇也疏興者麻紵管皆女功之所事

則東門為城東門東門之墻傳東門城東門也城池謂

城下溝文王有聲傳滅城溝也虞翻易注云城下溝無

水稱漚有漚稱池漚柔也顏為訓考工記幌氏凍絲以

漚水漚其絲鄭注云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漚案漚

淩雙聲之轉治麻與治絲皆用漚傳云柔者言與蹂揉

同也麻有兩種程瑤田通藝錄九穀考云牡麻俗評花

麻夏至開花所謂榮而不實謂之莢者花落即拔而漚

之剝取其皮是為夏麻夏麻之色白詩言八月載績夏

刈之則八月可績也且麻俗評子麻夏至不作花而放

勃勃即麻實所謂不榮而實謂之秀者入九月間子熟

則落搖而拾取之詩言九月叔苴叔拾也拾取子盡乃

刈漚其皮而剝之是為秋麻色青而黯不絜白○叔姬

各本作淑姬全詩淑字關雎君子偕老韓奕傳燕燕中

谷有獲尸鳩鼓鐘桑柔泮水箋竝訓淑為善唯此篇無

注解則經本作叔字矣小箋從釋文作叔姬今據以訂

正叔姬與淑女不同叔字姬姓彼美叔姬猶云彼美孟

姜耳爾雅遇選也說文選相遇驚也晤者選之假借字
案草蟲亦既觀止觀遇也傳於晤觀並訓遇與偶通
可與遇者言叔姬可與君子配偶序所謂思
賢女配君子是也歌者謂有琴瑟鐘鼓之樂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叔姬可與晤語正義引義疏云紵亦

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
楊之閒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剝之以
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徽
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說文云紵繅屬今見山東人
呼麻種之徽作繩索用者曰績麻即繅也紵為繅屬
不作布紵作布故周禮典臬注云白而細疏曰紵疏猶
徽也○楚辭九懷假寐兮愍斯
誰可與兮寤語此必三家詩義

東門之池可以漚管彼美叔姬可與晤言傳言道也疏

哀八年左傳拘鄆人之漚管者漚管慌氏注引作渥管
釋文云渥烏豆反與漚同案渥猶沃也濕桑傳沃柔也
渥之為柔猶渥之為柔皆一聲之轉正義引義疏云管
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

乃尤善矣通藝錄釋荏葦云菅茅亦荏葦醜然皆柔忍而茅胞菅有二種小者五月秀初色紫後漸白每莖末其秀疏散多者數十條取其莖爲壩葦呼葦帚歟人謂之荏莖江北人謂之巴莖其心之包莖者只一葉未秀時拔之亦可爲繩作屨大者八月始秀每莖末十餘節每節爲小莖數十參差旋繞而至於末葉生小莖上其白如雪其密不可以數計也茶落則莖末禿然無疏嫩長出數十條者故不可爲帚葦但可用流星桿耳歟人謂之蘆莖江北人謂之家莖亦呼八月莖其心之包莖者拔之剝之有三重末秀皆可取爲繩作屨也詩言白華菅兮豈謂蘆莖與若荏莖其初華乃紫色也據程說此詩之菅其卽小雅之白華彼傳云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漚字卽本此詩○公劉傳直言曰言言易曉耳云道者道讀爲性道之道列女傳賢明篇君子謂齊姜絮而不漚能育君子於善又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引詩曰可與寤言皆可以申明此傳道字之義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

至者也

疏

失時失年盛之時與有狐序同違離也離猶喪棄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傳興也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

不逮秋冬昏以為期明星煌煌傳期而不至也

疏

詩以楊興

男女失年盛之時與易枯楊生稊生華設喻正同楊葉

盛在春夏交牂牂牂牂肺肺又以興歲月晚也易林革云南

山之楊其葉將將本三家詩內則取豚若將注將當為

牂牂此即牂牂將聲通之證○傳云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

者此象上生下之詞男女失時所以申明取興之義時

謂年時男險三十女險二十皆親迎而不至之事標有梅

秋冬而行嫁娶以起下文刺親迎而不至之禮會而行之者

傳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

所以蕃育民人也又野有夙廣傳春不暇待秋也召南

言凶荒嫁娶此言踰年嫁娶周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

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會男女在中春其實年盡之

男女雖過仲春奔亦不禁故亦不逮秋冬義各有當然

而嫁娶正時必以秋冬也正義引荀子大略篇云霜降

逆女冰泮般止又引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云聖人以

男女陰陽其道同類天道嚮秋冬而陰氣來嚮春夏而
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般止與陰俱近而
陽遠也媒氏疏載王肅論引韓詩傳亦云古人霜降逆
女冰泮般止荀董韓皆大儒其言男女之昏時與毛合
家語雖出自王肅亦本古禮不易也又案管子幼官
篇春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惠士奇禮說云
收聚十二始卯合男女惠士奇禮說云非俗作卯始中
合男女者清明後出耕之日始卯合男女之辰媒氏職
春之月令會男女是也今文酉古文卯俗誤爲卯白露
下收聚之初始卯之辰荀子所謂霜降而婦功成嫁娶
者行焉是也然則嫁娶之候秋冬爲正時仲春爲盡期
此常禮也坊記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此唯秋冬
嫁娶爲得禮之正時通媒妁之言備五兩之禮至二月
則無媒不禁矣其失時則不備禮耳既立常期以定禮
多昏之政無限時月但不備禮耳既立常期以定禮又
權變時以便俗聖人至精至密之制也今試卽全詩以
統論之氓將子無怒秋以爲期霜降逆女也匏有苦葉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冰泮般止也草蟲行露秋月也鵲
巢繯繆葛履冬月也采蘋猶在嫁女之前桃夭乃在于
歸之後標有梅野有芣屬皆爲凶荒般禮不待秋冬所

以藩育民人東山得殺禮之制故序又刺其失時此又因時制宜非
不能行殺禮之制故序又刺其失時此又因時制宜非
昏姻之正其昏姻之正則秋冬為不可易矣自鄭氏以
仲春為正期變前儒之說故箋與傳往往不同白虎通
義嫁娶篇嫁娶必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
陽交接之時也夏小正二月綏多女士某氏傳綏安也
冠子娶婦之時也此鄭說所本○士昏禮從車二桑執
燭前馬昏以為期也明星煌煌則過昏矣云期而不至
者期字即冢上句不至以申明經義序所謂親迎女猶
有不至者也大明傳煌煌明也煌煌與下章哲哲同訓
故此不傳箋云至大星煌煌然女曰雞鳴篇子與
視夜明星有爛箋云明星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傳肺肺猶牂牁也昏以為期明星

哲哲傳哲哲猶煌煌也疏肺肺即朏朏小弁萑葦眾謂

肺朏朏旆旆亦即朏朏也說文云朏木盛朏
朏然讀若輦庭燎傳云晰晰明也哲晰一字

墓門二章章六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傳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

民焉

疏

陳佗文公卒佗殺大子免而代立為君事見春秋魯桓公五年是其不義也不義由於

無良師傳此蓋國人遭亂而作詩中但責其師傳之不

良作推本之論其實詩之作當在陳佗自立為君之歲

矣凡云刺者多刺君陳佗陳君也其謂陳佗者何春秋

魯桓公六年蔡人殺陳佗序從春秋志也鄭昭公未踰

年出奔衛春秋書鄭忽忽世子當立故鄭風序但云刺

忽不從春秋書鄭忽內之也佗不當立故云刺陳佗從

春秋書陳佗之例外之也穀梁傳所謂匹夫行故匹夫

稱之是也詩春秋相表裏於序見之矣佗釋文作它它

佗古
今字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傳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

閒希行用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夫也不良國人

知之傳夫傳相也知而不已誰咎然矣傳咎久也疏墓

域之地墓有門門有道故傳云墓門墓道之門說文云
斯析也本傳訓也爾雅方言斯離也廣雅斯分也義茲
與析相近墓門爲幽間之地故云幽間希行襄二十五
年左傳鄭伐陳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賈獲與其
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此陳墓可以辟兵其爲隱辟可
知墨子明鬼下莊子庚桑楚荀子王制議兵呂覽謹聽
觀世淮南覽冥脩務新書耳痺以及列女傳韓詩外傳
皆以幽南爲隱辟也希者罕也幽閒之地人所罕行故
云用生此棘薪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
成路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是其義也斧以析薪故云
維斧可以閒析之也案棘梅喻佗斧與鴉以喻師傳一
章言墓道之門有棘維斧可以閒析之以興陳佗之不
義維良師傳乃有以訓教之二章言墓道之門有梅又
有鴉以集止之以興陳佗之不義維師傳之不良又有
以交引之一反喻一正喻也。傳釋夫爲傳相傳相卽
師傳良善也已止也言傳相之不善國人皆知之陳侯
而不能救止也隱六年左傳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
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案五父
佗之字其時佗年當幼觀其辭氣初未嘗不善則後日
之不義皆由失教故國人滋責其傳相也爾雅義久也

東山其舊如之何言久長之道也縣古言久也答與襄
舊古四字同義故竝訓爲久誰誰陳佗也然猶是也言
陳佗信任不良傳相久已如是雖躬陷誅絕之罪惡而
不自知也易文言傳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
夕之故其所
由來者漸矣

墓門有梅有鵙萃止傳梅枏也鵙惡聲之鳥也萃集也

夫也不良歌以訊止傳訊告也訊予不顧顛倒思予疏

梅枏終南同詳終南篇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
情王逸注載解居父事婦人引詩墓門有棘有鵙萃止
三家詩與上章皆作棘列女傳續篇作梅是譌字也毛
詩作梅與上章皆作棘列女傳續篇作梅是譌字也毛
附會之而張揖郭璞皆以繁鳥爲鵙矣鵙惡聲之鳥泮
水駟彼飛鵙集于泮林傳亦云鵙惡聲之鳥也晏子襍
下篇景公曰有鵙咎者鳴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與傳
訓正同史記賈誼傳云楚人命鵙曰服正義引義疏云
鵙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鵙
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雁又可爲炙案陸說本史記

言十二
綠當作黑索隱引吳錄云服黑色也史記之鵠文選作
鵬鳥乃賈誼賦云鵬似鵠不祥鳥也似鵠則鵠類於鵬
而非即鵬諸家說鵬似鵠鵠似鳩或因形相似而方俗
評之同名者歟鵠與鵠與鵠與鵠與鵠與鵠與鵠與鵠與
集聚義相近鵠羽傳云集止也○訊當為諄止作之誤
今正休寧戴氏震聲韻考云歌以訊之與萃為韻小雅
其有用訊與還遂瘁為韻而釋文以音信為正不知皆
諄字之譌也廣韻六至諄字引詩歌以諄止然則此句
止字與上句止字相應為語詞凡古人之詩韻在句中
者韻下用字不得或異三百篇惟不可休思思為息
與此處止譌作之失詩句用韻之通例案釋文訊本又
作諄徐息悻反是徐仙民所據尚作諄不誤爾雅釋詁
諄告也傳所本也兩無正箋諄告也今字亦譌作訊訊
與諄音義皆殊韓詩諄諄也說文諄讓也義並相近訊
予之訊亦當作諄王逸注楚辭諄諄也引詩
諄予不顧予不顧不顧予也顛倒言亂也

防有鵠巢二章章四句

防有鵠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疏

後箋云王

氏總聞據史記宣公嬖姬生子款欲立之而殺其大子
禦寇禦寇素愛公子完完懼及禍乃奔齊以此為宣公
信讓之證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傳與也防邑也邛丘也苕草也誰

侑子美傳侑張誑也心焉怵怵疏與者防之有鵲巢中

鵲皆信而有微無可誑者以喻讒賊之人無微宣公信

之是為刺防邑邛丘陳邑丘之名續漢書郡國志陳國

陳縣劉昭注引博物記曰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然於

古未聞也爾雅苕陵苕黃華葉白華芡小雅苕之華傳

既云苕陵苕矣此云苕草者以爾雅苕入釋草故直謂

苕為草與苕為陵苕詳略可互見也說文苕艸也葉苕

之黃華也艸之白華為芡此許合爾雅毛傳而為之說

也正義引義疏云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

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

豆藿也苕之華正義引義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溼水中

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阜孔仲達據陸說陵

苕生下溼苕草生高邛為二物然陸說陵苕即爾雅勤

鼠尾苔草為苔饒與蘇頌圖經所說陵苔不合恐不然
 矣○箋云誰誰讒人也傳併張之上小箋補併字併張
 釋併此疊字釋單字之例而又釋併張之義為誰也爾
 雅釋訓併張誑也傳所本也郭注引書無或併張為幻
 說文引作講張馬融本作轉張楊雄國三老箴作侏張
 論語微子篇作朱張竝字異而義同說文云併有靡蔽
 也誑謂欺誑與靡蔽義相近予美釋文引韓詩作子媿
 云媿美也毛韓字異而義同箋謂予美為我所美之人
 所美謂宣公也齊甫
 田傳云切切憂勞也

中唐有發邛有旨鵲(傳)中中庭也唐庭塗也璧令適也

鵲綬草也誰併予美心焉惕惕(傳)惕惕猶切切也(疏)傳

中中庭也者中庭庭中此猶中林林中之例說文廷朝
 中也廷皆不屋字皆當作廷今通作庭傳唐庭塗庭各
 本作堂字之誤也塗古作涂爾雅釋宮廟中路謂之唐
 堂涂謂之陳何人斯胡逝我陳傳陳堂涂也何人斯傳
 既本雅訓此不應唐陳同名與雅訓華戾且中為中庭
 則唐為庭涂必矣蓋堂階之涂謂之堂涂詩謂之陳中

庭之涂謂之庭涂詩謂之唐陳之言敞也唐之言大也
堂涂在東西庭涂則在中也釋宮中庭謂之走言庭之
中皆有道可走者也詩中唐爾雅廟中路其義一也文
選東京賦注引如淳漢書注唐庭也毛詩曰中唐有雲
漢書郊祀志作商中庭史記孝武紀索隱作唐堂庭各
本互譌而如注庭字實本毛傳逸周書作雒篇隄唐孔
晃注云唐中庭道亦與毛傳同皆其義證釋宮令通謂
之甃傳所本也今字作甃甃郭注云甃甃也今江東呼
甃甃周禮考工記注及禮記禮運注皆云甃甃也今江
部甃令通也大徐本作令甃案通甃聲同故或謂之甃
亦謂之通或謂之令通亦謂之令甃甃又作甃說文土
部甃令通甃甃古今異名也周禮賈疏云令甃今之塼
也塼與甃通古字祇作專專者所以甃涂也凡涂必以
專甃之故爾雅言宮中街廟中路堂涂繫於甃下知不
徒施諸庭涂矣詩之甃則甃諸中路堂涂繫於甃下知不
草蘭綬釋文蘭又作蘭郭注云小草有蘗色似綬說文
蘭綬艸也引詩作蘭玉篇引詩作蘭依說文蘭正字蘭
俗字詩爾雅作蘭假借字義疏云蘭五色作綬文故曰
綬草○楊楊亦憂勞之意故云猶切切也楚辭九章悼
來者之悠悠說文楊悠同字爾雅楊楊愛也郭注云詩

云心焉惕惕韓詩以為說人故言愛也案愛者謂愛君
君受譏賊所誑故君子憂勞之心惕惕然爾雅釋經義
毛傳釋字義也說人即是愛君鄭以
所美為宣公用韓申毛無有異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枉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月出皎兮傳興也皎月光也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傳僚

好貌舒遲也窈窕舒之姿也勞心悄兮傳悄憂也疏出月

喻美色三章興義同皎月光則二章皓三章照皆月光
也文選宋玉神女賦云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謝

莊月賦注引詩月出皎兮○釋文佼字又作姣引方言
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姣後箋云毛詩佼為

姣之俗字說文姣好也小徐引史記長姣美人是也荀

子非相篇古者桀紂長巨姣美作姣成相篇君子由之
佼以好又作佼是二字本多通俗說文云僚好兒从人

寮聲本傳訓也傳於野有舛廬常武舒訓徐此舒訓遲

者舒遲以雙聲得義云竊糾舒之姿者說文姿態也謂
舒遲之姿態則竊糾然也後箋云史記司馬相如傳青
虬之螭螭於東箱正義云螭螭行動之貌也又騶赤騶青
虬若游龍者也與案竊糾疊韻也二章優受同聲今詩首章用
章天紹疊韻也竊糾本與二章優受同聲矣此九幽與蕭
與皎僚悄為韻則又與三章天紹同聲矣此九幽與蕭
豪部近合音也○悄訓憂邶柏舟出車篇皆云憂心悄
悄重言曰悄悄單言之則曰
悄也箋云思而不見則憂

月出皓兮佼人憫兮舒優受兮勞心慍兮

皓當依唐石經作皓

○釋文劉本又作憫力久反好兒卑倉作嫺嫺妖也案
說文無嫺嫺字是陸所據詩作劉也釋文嫺於久反舒
兒後箋云玉篇心部云優受兮凡此疊字形容即梁冀傳所
篇亦同並引詩舒優受兮凡此疊字形容即梁冀傳所
謂愁眉啼裝折腰顰齒以善為妖態者也○巷伯勞人
草草爾雅作慍慍重言曰慍慍單言之則曰慍也慍亦
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

疏燎當為燎說文燎女

字也方言廣雅云燎好也燎與僚同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眾經音義卷九皆引詩佼人燎兮疑當出此章之文上章僚兮釋文云本亦作僚則僚僚分章之義相混矣後箋云文選西京賦要紹脩程蠱要紹便娟又靈光嬋娟作姿容也又南都賦致飾程蠱要紹便娟又靈光殿賦曲折要紹而環句注要紹曲貌此諸言要紹者皆與天紹同○戴氏震毛鄭詩考正云勞心慘兮慘七感切方言云般也說文云毒也音義皆於詩不協蓋慘字轉寫譌為慘耳燥燥干到切故與照燎紹韻說文燥愁不安也引詩念子燥燥今詩中正月篇憂心慘慘北山篇或慘慘劬勞抑篇我心慘慘皆燥燥之譌釋文於北山篇云字亦作燥於白華篇念子燥燥云亦作慘慘未能決定二字音義矣詩小學云張參五經文字燥燥到反見詩慘七敢反樓也據此可見詩皆作燥之證案燥勞心之見重言之曰燥燥單言之則曰燥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疏

夏姬陳大夫御叔之妻也夏徵舒之母以子氏稱故曰

夏姬陳靈公於春秋魯宣公十年被弑詩作在弑前矣

鄭譜云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

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兮傳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

也匪適株林從夏南兮疏夏南會采於株林故知株林

寘宇記夏亭城在陳州西華縣西南三十里陳詩株林

刺靈公也胡爲乎株林從夏南注云夏南夏徵舒也今

此城北五里有株林即夏氏邑一名華亭考陳州本古

陳國而華縣在州而八十里夏亭在縣西南三十里是

夏氏之邑去陳國本遠若元和郡縣志宋州柘城縣本

陳之株邑詩株林是也故柘城在寧陵縣南七十里此

又在陳之東北前漢志淮陽國有柘續志同然劉昭補

注但於陳縣下云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於柘下不言

即株寘宇記以柘城縣爲春秋時陳之株野而於下邑

縣又云或以爲陳之株林此雖傳疑不定要可見株野

言十二
株林必非一處○夏氏南字徵舒名正義云徵舒祖字
子夏故爲夏氏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
夏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是知夏南卽夏徵舒也昭二
十三年左傳疏引世本云宣公生子夏子夏生御叔御
叔生徵舒詩言從夏南序言淫夏姬序則據事詩有隱
辭也禮運云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
臣爲譴鄭注卽援引陳靈公數如夏氏爲說矣案正義
本從夏南下有兮字定本無兮字今各本皆從定本刪
去兩兮字者非也胡何也匪彼也適之也言何爲乎株
林從夏南兮彼靈公之之株林者從夏南兮也上二句
疑詞下二句決詞上章言國之人見靈公往株林下章
言靈公命駕往株林詩人分章之意如此箋訓匪爲非
爲觥拒之詞與駕我
棄我之文不相承接

駕我棄馬說于株野棄我棄駒傳大夫棄駒朝會于株

疏我我靈公也棄馬四馬也駒當依釋文作驕說詳漢
廣皇皇者華篇棄驕四馬皆驕也大夫棄驕漢廣傳
云五尺以上曰驕是五尺以上爲大夫之所棄也株卽
株林也後箋云株林卽株乃夏氏邑在株野之外魯頌

傳郊外曰野野外曰林說文同是由國中至株林必先
經株野然則駕我蔡馬者謂靈公本以諸侯車騎出至
株野託言他適乃舍之而蔡大夫所乘之驕以至千株
林則已永夕永朝淫蕩忘返國語云南冠以如夏氏是
靈公當日實有易服微行之事故箋云變易車乘者實
得經傳微旨王肅見傳云大夫蔡驕遂以爲蔡驕者謂
孔儀從君適株不知序但云刺靈公並未嘗及孔儀也
與謂經言我傳言大夫鄭以變易車乘申明經傳固是
精確正義用王肅語述傳亦未見爲非何也宣十年左
傳云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此雖爲靈公
被弑發傳然其君臣其往夏氏已非一日序故謂驅馳
而往朝夕不休息也九年傳云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
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在朝既君臣同衷袒
服如夏氏則君臣共蔡驕傳云大夫亦未嘗不關通孔
儀矣

澤陂三章章六句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

傷焉疏

女謂夏姬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傳興也陂澤障也荷夫渠也有美

一人傷如之何傳傷無禮也寤寐無爲涕泗沔沔傳自

目曰涕自鼻曰泗疏

大叔于田藪訓澤則澤亦藪也車鄰傳陂者曰阪陂與阪同義傳云

澤障障防也陂與障又同義也王風揚之水傳蒲草也箋云蒲柔滑之物亦指蒲草而言爾雅釋草荷夫渠傳所本也山有扶蘇作扶渠從艸者俗字荷一名夫渠此莖本華實之總名也箋云夫渠之莖曰荷案古荷與茄同部鄭蓋讀荷爲茄釋草其莖茄夫渠之莖爲茄不爲荷也正義云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是鄭本三家詩之證詳山有扶蘇篇彼彼無禮也蒲喻性之柔荷喻形體苗若喻美色蘭以喻有遠聞○有美一人謂有禮者也傷卽序憂思感傷之傷傳云傷無禮也者言有美一人見陳君臣淫說無禮之甚而爲之感傷也爾雅陽子也郭注云今已漢之人自呼阿陽引魯詩陽如之何毛魯字異而意同涕泗易萃上六禮記檀弓皆作涕洟

鄭注云自目曰涕自鼻曰涕泗者涕之假借字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傳蘭蘭也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傳

卷好貌寤寐無為中心悁悁傳悁悁猶悒悒也疏蘭蘭

同傳不必與上下章一例箋云蘭當作蓮夫渠實也釋

文正義據箋蘭當作蓮箋改傳文非易經字古蓮蘭聲

通故韓詩溱洧篇以蘭為蓮蓮即蘭非謂荷蓮之蓮也

鄭乃本韓詩破此傳文蘭為蓮以與上下章同例○釋

文卷本又作嫵齊風釋文云韓詩嫵好兒好謂有好德

也楚辭九歎勞心悁悁涕洟兮又悲余心之悁悁兮

哀故邦之逢殃繁露精華篇此吾所悁悁而悲者也並

與詩悁悁同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終身守此悒悒

制言中篇君子無悒悒於貧知我吾無訢訢不知我吾

無悒悒並與傳悒悒同鄭司農周禮廬人注云絹讀為

悒邑之悒

邑古悒字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傳菡萏荷華也有美一人碩大且

儼傳儼矜莊貌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疏山有扶蘇傳其華菡萏本釋草

文也正義引郭注爾雅云今江東人呼荷華爲夫容說文菡萏夫容華未發爲菡萏已發爲夫容菡萏卽蘭之省高注淮南本經亦云其華曰夫容其秀曰菡萏是荷華有此二名而析之則爲已發未發也易林訟云菡萏未華御覽百卉部六引義疏云扶渠華未發爲菡萏已發爲扶渠爾雅翼引義疏同不知扶渠爲荷之異名非華已發之異名也陸說誤○儼御覽人事部九引韓詩作嬌薛君章句云嬌重頤也廣雅嬌美也說文引詩作碩大且嬌皆本韓詩說文又云儼好兒此與上章之卷同義矜莊亦好兒也輾當作展關雎云展轉反側

詩毛氏傳疏卷十三

長洲陳奐學

檜羔裘詁訓傳第十三

毛詩國風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疏釋文云檜本又作鄆水經注潛水出鄆城

西北雞絡陽下消水東南逕鄆城南大戴禮帝繫篇云陸終弟四子曰萊言是為云鄆人云鄆人者鄭氏

也水經注引世本作求言案云古妖字妖鄆人檜國之上祖鄆人者鄭鄆鄭同地故也其實鄆鄭同地而

不同城鄭譜正義云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鄆城之下服注鄆城故鄆國之墟杜注鄆

國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別有鄆城也今河南開封府密縣東北有鄆城是其地

朱右曾詩地理徵云左傳言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其處

之此與外傳所云寄孥號鄆之事正合商人與桓公之孥俱出自周故推本桓公言之非桓公時已滅號

鄆也桓公寄孥則武公當桓公之世已居鄆矣寄孥在幽王九年越二年而幽王滅公羊傳云先鄭伯有通於鄆夫人者外傳言鄆由叔妘此鄭伯正指武公通乎鄆夫人蓋在此二年中幽王既滅武公乃與晉文侯其立平王卒滅號鄆世家言桓公之時號鄆獻十邑夫十邑者通號鄆言之爲十國非號鄆之國有是十邑也水經洧水篇稱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王子多父伐鄆克之乃居鄭父之邱是曰桓公然攷文侯二年爲周幽王三年時桓公未爲司徒未謀於史伯又何遽滅鄆而居之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

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疏箋

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案待放見宣元年公羊傳及白虎通義諫諍篇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傳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豈不

爾思勞心忉忉傳國無政令使我心勞

疏道遙當作消搖說見清人

篇遊當作游燕者安也傳以游燕釋消搖序云消搖游燕此四字同義諸侯朝服燕居燕飲皆用羔裘今游燕而羔裘是其好絮衣服也諸侯在天子朝衣狐裘白在祭衣狐裘青皆禮裘也七月傳云狐貉之厚以居此狐取厚者所謂裘裘也今以裘裘通朝是其不能自強於政治也○經言朝傳云通朝緇衣傳通之也視朝在路門外治朝之寧聽朝則在路門內燕朝之堂碩人傳云君聽朝於路寢是也首章通朝二章在堂其實一也天子諸侯皆二朝解之者誤以為皆三朝矣今試明之周禮宰夫掌治朝小司寇朝士掌外朝其言朝位同此外朝即治朝也司士正朝儀之位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大僕王眡燕朝則正位此內朝即燕朝也稿人云掌其外內朝亢會者之會然則天子朝唯有一外內二而巳諸侯與天子同禮記文王世子天子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魯語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文王世子之外朝司士所掌與周官司士正朝儀位

爲治朝者同魯語之外朝合民事與周官宰夫掌諸
萬民復逆爲治朝者同又宣六年公羊傳靈公爲無道
使諸大夫皆內朝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何
注云從內朝出立於外朝蓋外朝有諸大夫位焉從內
朝出立外朝卽從燕朝而出俟治朝也然則諸侯朝亦
唯外內二而已鄭司農朝士注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
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
門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奠案仲師說門朝之
制確不可易緜傳王之郭門曰皋門亦爲外城門二曰雉門
天子五門其一曰皋門爲郭門爲外城門二曰雉門
爲內城門皋雉二門出入不禁其無朝可知庫路三
門皆宮門庫門爲大門應門爲中門路門爲內門庫門
以內亦出入不禁其無朝又可知應門宮之正門在庫
路之中故亦爲中門朝君入應門則應門以內始有朝
朝有外有內以在路門之外內而名之也天子外朝在
應門內路門外內朝在路門之內諸侯庫雉路三門亦
宮門庫門爲大門雉門爲中門路門爲內門諸侯外朝
在雉門內路門外其內朝亦在路門內仲師言天子二
朝而諸侯之二朝可據理推也後鄭宰夫注云治朝在
路門之外文王世子注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庭亦旣以

治外爲一朝矣乃小司寇注外朝朝在雉門之外朝士
注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蓋易先鄭五門皋雉庫
應路爲皋庫雉應路故一說外朝在雉門外一說外朝
在庫門外鄭氏本無定解朝士注又云周天子諸侯皆
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
朝然內朝卽燕朝古無二內朝之名玉藻朝服以日視
朝於內朝疑內乃外之誤或因下文聽政路寢言之要
不得援一端以該羣經謂此內朝卽治朝而遂以爲有
二內朝之說也書大傳諸侯之宮三門三朝其外曰皋
門次曰應門又次曰路門其皋門內曰外朝應門內曰
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朝大傳言諸侯門制與禮記不
合而與縣箋同言三朝與先鄭不合而與朝士注玉藻
注同此鄭氏所據歟大傳張生歐陽生多所增益門制
詳縣篇○羔裘尊服也狐裘褻服也尊服以消搖褻服
以通朝故傳云國無政令也云使我心勞者我大夫自
我也勞心心勞也齊甫田傳切切憂勞也勞亦憂也箋
云爾女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思君如是心切切然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傳堂公堂也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疏箋云翔翔猶搖也。是翔翔亦游燕之義。○堂在路門內燕朝路寢庭也。堂路寢堂也。公堂者以公所聽政之堂而名之也。逸周書大匡篇朝于大庭。孔晁注云大庭公堂之庭。與此傳公堂同。凡朝君臣咸立於庭。說文廷朝中也。今通作庭。皆有門而不屋。路門左右塾。謂之門側之堂。不當中門。其當中門者。自庫門以至路門。唯路寢乃有堂耳。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雨霑服失容。則廢此路門外。外朝無堂。可證也。春官樂師車亦如之。注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大僕注大寢路寢也。登車於路寢階前。此路門內。內朝無堂。可證也。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燕寢也。考工記外有九室。九鄉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攷諸侯外朝亦有官府治處。大夫治事當在外朝之室。君聽政則在內朝。之堂視大夫朝罷而後從路寢反燕寢也。論語鄉黨記孔子入公門過位攝齊升堂出降一等。沒階復其位。曲禮下卿位注卿位鄉之朝位也。孔疏云卿位路門之外。門東北面位。引鄭注鄉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案此位即外朝之位。為大夫治事之處。堂為君聽政。

之處諸臣復逆必由外朝入內朝升堂君與圖事而臣復退俟於外朝之位也升堂在過位之後此唯路寢有堂又可證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傳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豈不

爾思中心是悼傳悼動也疏末章但言羔裘承上兩章

是其好絮衣服可見不能自強於政治亦可見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傳云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此倒句也雞鳴篇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傳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傳見月出之光以為東方明皆其句例○箋云悼猶哀傷也岷傳云悼傷也動與傷義相近鼓鐘之妯苑柳之蹈傳皆訓為動悼與妯蹈亦聲近而訓同動古勸字說文無勸周禮九擗振動杜子春讀動為勸

素冠三章章三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疏論語宰我問三年之喪孔子曰

夫三年之喪天
下之通喪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傳庶幸也素冠練冠也棘急

也樂樂瘠貌勞心博博兮傳博博憂勞也疏庶幸爾雅

為全詩通訓也釋言又云庶幾尚也單言庶幾論語回

故雨無正巧言生民抑江漢箋竝以庶為庶幾論語回

也其庶乎易傳云顏氏之子其始庶幾乎此庶與庶幾

同訓之理而皆為幸之詞云素冠練冠也者素冠白布

冠也十三月為練已練之冠謂之練冠練冠也者素冠白布

以別吉凶三年為練已練之冠謂之練冠練冠也者素冠白布

吉冠不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為武坐下為

纓屬之冠象大古喪事略也吉冠則纓武異材焉右縫

者右辟而縫之案練冠非純凶亦非純吉時人以練除

首經春秋遂有已練弁冕之說而不能行三年之練冠

矣三年之喪初喪喪冠小祥練冠是練冠為三年小祥

之冠故亦得謂三年練冠也大祥緇冠中月而禫緇冠

踰尸吉祭乃玄冠復平常傳就小祥說箋以素冠為緇

冠就大祥說然傳雖言小祥其實小祥之後大祥之前

冠就大祥說然傳雖言小祥其實小祥之後大祥之前

皆練冠○北風傳亟急也棘者假借字采薇出車雨無
正文王有聲抑桑柔江漢之棘竝同傳為全詩棘字通
訓也正義云棘急釋言文彼棘作戒音義同案今本釋
言作械樂讀為鬱亦假借字也說文鬱臙也引詩正作
鬱鬱爾雅癘病也癘俗鬱字呂覽任地篇棘者欲肥肥
者欲棘高注云棘蟲瘠也詩云棘人之樂樂言蟲瘠也
義與傳同爾雅傳憂也詩言勞心故傳訓憂勞案詩
首章三句一意傳於樂樂訓瘠於博博訓憂勞皆所以
形容棘人哀痛未盡思慕未忘之狀下二章首句與首
章同而下皆變其辭以我心與子作對言我刺詩者自
我也子即首章之棘人也乃從不可得見而幸見之傷
悲結是為刺也此篇義也則樂樂傳傳自不得分作
兩概解矣博字不見說文文
逯思玄賦注引毛詩作搏搏

庶見素衣兮傳素冠故素衣也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

歸兮傳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疏傳云素冠故素衣也者昭三十一

左傳季孫練冠麻衣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
越人來弔主人淡衣練冠待于廟襍記如筮則筮史練

冠長衣以筮又聘禮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
以受案練冠所配之衣或麻衣或淡衣或長衣鄭注麻
衣即淡衣卷服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練緣注云
此麻衣者如小功布淡衣為不制衰裳變也練淺絳也
一染謂之練練衣黃裏練冠而麻衣練緣三年練之受飾也引檀
弓曰練練衣黃裏練冠而麻衣練緣三年練之受飾也引檀
而大祥素縞麻衣注云卷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
朝服縞冠此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麻
衣十五升布亦淡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然
則小祥大祥皆用麻衣大祥之麻衣配縞冠小祥之麻
衣配練冠傳意以此章素衣與上章素冠同時之服素
冠為練冠則素衣即檀弓之練衣練衣即麻衣同時之服
為三年練之受服也箋就既祥祭而言素衣謂朝服繼
衣素裳但朝服麻衣色繼就三年麻衣色白素者白也
得○以繼為素明矣又朝服無裳鄭以素衣為素裳亦非
是○傷悲同義鼓鐘傳云傷猶悲也傳釋駢為願與泉
水出其東門同願見有禮之人欲見能行三年喪者也
與之同歸同歸於禮也列女傳貞順篇君子謂杞梁之
妻貞而知禮引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案列女傳
出魯詩此雖斷章亦謂與知禮之人同歸與毛詩義合

也

庶見素韞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傳子夏三年

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

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

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

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

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

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

之所勉疏

正義云喪服始終無韞禮大祥祭朝服素韞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矣案傳章末據

三年之喪畢說則孔說是也喪服小記及禭記言祥祭服朝服朝服素韞故詩人言素韞爲能終三年喪者作

幸見之詞侯人傳云芾韠也韠與芾通稱韠象裳色天子山火龍諸侯火龍卿大夫山此畫綉之韠以配袞鷩毳芾之裳也玄冕之服天子朱韠配朱裳諸侯卿大夫赤韠配赤裳士爵弁韠配纁裳也玄端不與裳相應故士玄端爵韠裳則有玄黃襍之異朝服如深衣有韠而無裳○韠當作蒞校勘記據唐石經初刻作蒞以後改蒞爲俗字說文云蒞積也子夏三年之喪畢以下傳當有成文正義引檀弓說子夏除喪之行與此正反而說苑修文篇亦與此傳大略相似又以子路爲子貢皆所聞異也駢與子如一兮者言願與有禮之人用心如一也尸鳩篇淑人君子其義一兮其義一兮用心如結兮傳云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執義一則用心固與此如一義同一謂專壹不敢不及不敢過皆謂專壹於禮傳以釋經與子如一之義也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隔有萋楚猗儺其枝傳興也萋楚銑弋也猗儺柔順也

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傳天少也沃沃壯佼也疏萋楚銑弋

爾雅釋草文郭注云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

子如小麥亦似桃正義引義疏云今羊桃是也葉長而

狹華紫赤色紫萋楚華色白或紫赤不一種本草圖經

云生平澤中葉花似桃子細如棗核苗長弱即蔓生不

能為樹今處處有多生溪澗今人呼為細子根據蘇說

則郭注麥字疑棗字之誤下溼曰隰萋楚生於下溼地

也傳猗儺柔順也當依釋文本無順字傳柔箋柔順與

東門之池同蓋詩以萋楚之枝柔與人之年少也猗儺

者枝柔之狀二章云猗儺其華三章云猗儺其實猗儺

皆謂枝之柔而其華其實因首章而申言之王注楚辭

九辯九歎引詩旖旎其華云旖旎盛貌此三家詩義猗

儺旖旎一語之轉傳訓天為少謂人之年少時也沃

當作沃廣雅媿媿容也沃沃與媿媿聲同壯佼者正義

云少壯而佼好是也無知無猶不也知讀不識不知之

知二章云無家不知家也三章云無室不知室也亦因

首章而申言之此句例也序所謂思無情慾者也箋云

知匹也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之意與傳義實通

隰有萋楚猗猗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萋楚猗猗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匪風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

驅非有道之車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傳怛傷也下國之

亂周道滅也疏發猶發發也藜藿飄風發發傳云發發疾兒下章傳云迴風為飄偈猶偈偈也

韓詩伯兮傳云偈疾驅兒漢書王吉傳韓詩外傳皆作揭揭傳釋匪風為非有道之風匪車為非有道之車匪為非有道即揆下周道而言王吉傳吉引詩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益傷之也案

王治韓詩與毛義同古謂古之道也○周道岐西之道
顧瞻周道猶瞻念古管之意序所謂思周道也中心心
中也說文怛慄也傷與慄義相近王吉傳引詩作慄顏
注云慄古怛字云下國之亂周道滅也者以申明傷之
之義此思古以慨今之不然韓詩外傳云傳曰國無道
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亂氛夏寒冬溫春熱秋榮
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
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爽者平羣生遂萬物亨
故曰其風治其樂進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
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韓意以周道當成周之時亦與毛義同

匪風飄兮匪車漂兮傳迴風為飄漂漂無節度也顧瞻

周道中心弔兮傳弔傷也疏也飄猶飄飄也飄飄猶發發

鄭注月令云迴風為焱爾雅扶搖謂之焱焱亦迴風非
鄭所見爾雅本異也說文飄回風也今字通作迴漂猶
漂漂也漂漂猶傷傷也疾驅謂之傷傷也詩曰匪車嘒兮
無節度者是亦疾驅之意說文嘒疾也詩曰匪車嘒兮

今字隸變作𦉰○𦉰猶怛也故傳並釋之爲傷今吳郡人有𦉰心之語𦉰心卽傷心也

誰能亨魚漑之釜鬻傳漑漑也鬻釜屬亨魚煩則碎治

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誰將而歸懷之好音傳

周道在乎而懷歸也疏漑當爲概釋文本又作概說文

說文云鬻大補也鬻銀屬或作釜鬻如釜而大口者案

大釜曰鬻與銀相似故傳云釜屬采頓傳無足曰釜則

鬻無足矣爾雅鬻謂之鬻鬻鎔也說鼎與此異傳云亨

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以釋經亨魚爲治民之喻又申

之云知亨魚則知治民者治民之道在不煩而已下國

政亂因而思古之治也韓子解老篇云亨小鮮而數撓

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

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若亨小鮮○傳承上章

兩周道故云周道在乎而以釋經之而也懷歸必頤爲

訓皇矣同之猶是也歸是好音即家上句而歸而言周

之道在而有歸之者當歸之以善政令也亦是思周道

ノ意

詩毛氏傳疏卷十四

長洲陳奐學

曹蜎蜎詁訓傳第十四

毛詩國風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疏

漢書地理志濟陰郡禹貢荷澤在定陶東

屬兗州定陶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水經濟水逕定陶縣故城南酈注云縣故三股國也湯追桀伐三股卽此是周之曹夏之三股也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縣東有三股亭

蜎蜎三章章四句

蜎蜎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

人將無所依焉

疏

正義云曹世家自叔振鐸至昭公凡十五君昭公以魯閔公元年卽位僖

七年卒周惠王以莊十八年卽位僖八年崩是當周惠王時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傳興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

有羽翼以自修飾楚楚鮮明貌心之憂矣於我歸處疏

蜉蝣渠略爾雅釋蟲文古字作浮游夏小正五月浮游有般傳般者眾也浮游般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

而莫死說文作蠹蠹則渠略為假借字正義引義疏云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

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糞中蜉蝣隨陰雨時為之朝生而夕死案淮南子說林篇浮

游不飲不食三日而終又詮言篇浮游不過三日言三日外說稍異浮游有羽翼以喻在位所任之小人雖有

此尊盛之服飾而不能終也傳云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台下章而總釋其義○釋文楚楚說文作黼

黼云會五綵鮮色也綵俗采字黼楚同聲黼黼本字楚楚假借字會五采鮮色與傳鮮明義正申成蓋許取三

家詩之本字以明毛詩之借字也凡冕服上衣下裳會五采皆於裳黼黼指繡裳而言故說文人謂部繡黼義

同也於我二字讀逗於我歸處言於我乎何歸處序所謂將無所依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傳采采眾多也心之憂矣於我歸

息傳息止也

疏

采采眾多謂文采之眾多也文選補衡

云采采盛貌盛亦眾多也息訓止歸息猶歸處也處亦止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傳掘閱容閱也如雪言鮮潔也心

之憂矣於我歸說

疏

說文掘突也引詩作掘小箋云各

掘不釋閱傳云容閱釋閱不釋掘掘乃連而及之詁訓

中有此例也谷風我躬不閱傳閱容也連言曰容閱容

閱猶容躬言浮游居土堀中能自容躬是謂之堀閱以

喻小人在位儉合苟容也孟子盡心篇有事君人者事

是君則為客悅者也容閱與容悅同此章與上二章羽

翼與衣服辭義有別○麻衣朝服也凡布幅廣二尺二

寸八十縷為升朝服用十五升總則去朝服之半二者

精麤不同而其用麻則一也故朝服與總服皆得謂之

麻衣總麻其色白朝麻其色染縹鄭風縹衣即麻衣矣

禮記閒傳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喪服小記除成喪者

其祭也朝服縞冠素縞卽縞冠則麻衣卽朝服此一證
逸周書大匡篇及期日質明王麻衣以朝日視朝之服
天子皮弁諸侯朝服王服朝服爲降等則麻衣爲朝服
此又一證論語子罕篇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麻亦麻
衣也古冕弁得通稱麻冕麻衣而冕與祭服玄冕玄衣
而冕同祭服用絲朝服用麻玉藻云朝服之以縞也自
季康子始也楚策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是朝服用
絲春秋初楚已用之魯至康子時亦用之孔子曰儉
恭儉也是古者朝服麻衣矣朝服如漢衣衣裳不殊諸
侯朔視朝用皮弁服君臣同服亦謂之朝服皆以麻爲
之傳云如雪言鮮絜絜下也字今補凡衣皆連下裳言
朝服無裳而有素鞹素鞹白韋爲之故以雪比白鮮絜
謂其色鮮絜也

侯人四章章四句

子
侯人刺近小人也其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疏)
共公昭公

彼侯人兮何戈與祲傳侯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何揭祲

父也言賢者之官不過侯人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傳彼

彼曹朝也芾韞也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

赤芾蔥珩大夫以上赤芾櫟軒疏宋本送下奪迎字正義有迎字羣書治要

御覽兵八十二兩引與正義同迎當作逆周禮侯人

若周語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侯人爲導

此主逆賓客也宣十二年左傳隨季對楚使曰豈敢辱

侯人是侯國有侯人矣無羊傳亦云何揭也玄鳥傳何

任也各隨文訓也說文父部祲父也本毛詩又或說城

郭市里高縣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

縣羊皮亦揭表之義揭戈父者乃爲侯人之事云言賢

者之官不過侯人者序官侯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

人彼王朝之官侯人是上士下士則侯國之官侯人當

在中士以下侯人爲賤官也賢者不在曹朝而任以道

路送逆之官是共公之遠君子也○傳以彼爲彼曹朝
對上彼字不在曹朝者而言之子席小人也芾古作市
說文云市韞也篆文作韞韞韞也此及采芑車攻斯干
采叔皆作芾韞素冠作韞采叔箋冕服謂之芾其他服
謂之韞析言之也渾言芾韞同故傳云芾韞也一命緇
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蔥珩禮記玉藻文玉
藻作韞作幽衡芾韞同字幽衡卽黝珩之假借也珩詳
鄭風篇鄭注云緇赤黃之間色所謂緇也周禮公侯伯
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
夫一命其士不命案曹爲伯甸其命爲士再命爲大
夫三命爲卿緇芾卽緇給士之服赤芾爲卿與大夫之
服經言赤芾則緇芾乃類及之耳故傳申之云大夫以
上赤芾蔡軒大夫以上統再命三命言也三百三百人
也箋云佩赤芾者三百人是謂其公之好近小人也閔
二年左傳衛懿公好鵠鶴有蔡軒者定十三年唯兩意
茲蔡軒哀十五年衛大夫子謂渾良夫曰苟使我人獲國
服冕蔡軒杜注云軒大夫車是蔡軒亦大夫之飾僖二
十八年左傳晉侯入曹執曹伯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羣
而蔡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杜注謂責其無德居位
者多之功狀案詩言三百赤芾左傳言蔡軒三百人皆

是其公好近小人之實據必云蔡軒者傳本左傳以補詩義之未及下二章皆就近小人說末章又說近小人為國弱民窮之張本荀子富國篇云士大夫眾則國貧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傳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鵜在

梁可謂不濡其翼乎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疏爾雅鵜鵜

鵜鵜毛詩傳作洿澤同說文鵜鵜胡污澤也或作鵜郭注爾雅及鄭注禮記表記皆作污澤淮南子齊俗篇鵜

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高注亦云污澤鳥正義引義疏云鵜水鳥形如鵜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頰

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杼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云梁

水中之梁者即却谷風傳所謂魚梁也不語詞不濡翼濡翼也不濡味濡味也傳於不下加乎意以不為語詞

也濡有潤澤之義鵜在梁而濡其翼喻小人之好絮衣服○傳二十四年左傳鄭子臧好聚鵜冠鄭伯殺之君

子臧之及不稱也夫然則此詩之流誦不獨楚成王矣左

傳作已禮記引
作記其已記同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傳味喙也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傳

媾厚也疏玉篇引詩味作囁古味囁聲同喙者口也哀

文云味鳥口濡其口者喻小人得食君祿○媾厚疊韻

晉語晉公子如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令

尹子玉請般晉公子王曰不可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

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鄧之也夫鄧而效之鄧又甚

焉效鄧非禮也韋注云媾厚也遂終也鄧過也案詩言

不終其厚所以為過成王引之謂當厚待晉公子必善

始以善終故下文即云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所謂

終其厚也傳以媾為厚正本國語作訓又案曹共公與

楚成王同時人曹詩已為成王成誦則詩自作於晉公

子返國之前共公任用小人至三百蔡軒之多國人作

刺遂以流誦列國人君之口異日晉

公子亦即以為獻功狀良有以也

晉兮蔚兮南山朝隲傳晉蔚雲輿貌南山曹南山也隲

升雲也婉兮變兮季女斯飢傳婉少貌變好貌季人之

少子也女民之弱者疏蒼蔚雙聲說文蒼艸多兒文選

是蒼蔚本為草木盛多因之為凡盛多之稱說文艸部

引詩蒼兮蔚兮又女部嬀女黑色也引詩嬀兮蔚兮此

或本三家詩南山屬曹風故云曹南山御覽地部七引

十道志云曹南山有汜水出焉隋當作躋正義云躋升

釋詁文誤躋為躋也今爾雅不作躋說文無躋可證正

義本所據傳升下無雲釋文集注定本及御覽天部八

引傳皆有雲案有雲字是也南山喻在尊位者雲有盛

多之義義南山之朝升雲蒼蔚然言居尊位者之盛多○

婉變疊韻齊甫田傳婉變少好兒此云婉少兒變好兒

渾言析言義各有當也傳解經季女各本依定本正義

云采蘋有齊季女車牽思變季女逝兮皆不得有男在

其間故以季女為少女此言斯飢當謂幼者竝飢非獨

少女而已故以季女為人之少子女子皆觀經為訓故

不同也案正義本傳文當作季人之少子女女子七字

此季女與采蘋車牽不同季為人之少子女為女子分

釋其義故婉變亦分釋其義與甫田不同定本云季人

之少子女民之弱者是定本以季女為少弱之稱義無分別則傳亦不必分釋其義且經言女不言民也古毛傳當從正義本今正義本從定本而誤斯猶其也季女其飢言室家之窮乏也

鵙鵙四章章六句

鵙鵙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鵙鵙在桑其子七兮傳興也鵙鵙結鞠也鵙鵙之養其

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傳言執義一則用心固疏釋文鵙本又作

戶戶鵙古今字鵙鵙結鞠詳鵙巢篇方言鵙鵙自關而東謂之戴鵙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戴勝郭璞注云鵙音戶按爾雅即布穀非戴勝也昭十七年左傳疏云孫炎云方謂布穀為鵙鵙則布穀是鵙鵙明矣而楊雄云鵙鵙是

戴勝也今戴勝自生穴中不巢生雄言非也案高誘淮南呂覽注及張揖廣雅竝以尸鳩載勝爲一鳥其義皆出楊雄方言然爾雅鴝鵒爲戴勝矣傳以鴝鵒判然二鳥毛傳用爾雅決不以鴝鵒爲戴勝矣傳以鴝鵒判然二鳥毛均與君子用心之壹鴝鵒巢箋鴝鵒有均壹之德樊光爾雅注春秋云鴝鵒氏司空心平均故爲司空與傳義同○箋云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案此當是傳文傳上言尸鳩養子平均如一此言君子執義當如尸鳩之一也執義一則用心固亦謂在位君子其當如尸鳩之一與序說正同今各本割截經傳而又以淑善儀義也下十六字攬入箋語使傳文上下語意不通唯楊倞注荀子引此皆爲傳文可得其證矣荀子勸學篇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鼯鼠五技而窮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又成相篇治復一脩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毛傳正用其師說列女傳魏氏慈母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之漸率導八子咸爲魏大夫卿士各成於禮

義君子謂慈母一心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淮南子詮言篇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韓詩外傳君子務結心乎一亦引此詩竝與毛義同小箋云經傳一字疏內皆作壹爲長

鳩鳩在桑其子在梅傳飛在梅也淑人君子其帶伊絲

其帶伊絲其弁伊騏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疏傳云飛

者言鳩鳩之子飛在梅也正義云首章言生子之數下章云在梅在棘在榛言其所任之樹見鳩鳩均壹養之得長大而處他木也○箋云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襍色飾焉正義云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玉藻又云

襍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其襍色飾焉案玉藻
注辟讀如裊冕之神神謂以緇緣邊也紕讀如埤益之卑
上之裊也又縞冠素紕注紕緣邊也紕讀如埤益之卑
干旄素絲紕之傳云紕所以織組也帶以素絲緣邊所
謂其帶伊絲也此帶為素帶下文弁為皮弁是皮弁配
素帶天子諸侯大夫同通冕弁服皆用之士悉用緇帶
傳驥文之驥釋文作綦小戎傳驥綦文謂白馬而有蒼
色文也此傳驥綦文謂白鹿皮而有蒼色組以飾弁也
顧命四人驥弁鄭注云青黑曰驥鄭謂青黑為弁飾之
色非與毛訓有異也書之驥與詩之驥皆謂弁縫飾色
如綦文驥皆綦之假借字書枚本作綦周禮弁師注引
詩正作綦此其證正義云皮弁是諸侯視朝之常服又
朝天子亦服之作者美其德能養民舉其常服知是皮
弁與案諸侯視朝玄冠朔視朝皮弁在朝君臣同服則
朔視朝大夫亦服皮弁序
云在位君子統君臣言也

鴈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傳忒疑也其

儀不忒正是四國傳正長也疏

正義云忒疑釋言文言當作詁爾雅釋詁貳疑

也詩述聞謂貳乃貳之誤古貳貳通用也禮記緇衣篇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
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
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鄭注云君臣皆有壹德不
貳則無疑惑也釋文忒本或作貳貳亦貳之誤案傳以
不忒爲不疑與禮記釋詩正同不疑猶壹也又荀子議
兵篇陳羈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孫卿
子曰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
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
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
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荀
引詩言先王行仁義儀即義也是又毛傳本荀子之一
證管子內業篇萬物中義守不忒亦與毛訓同○小箋
據傳文長當作是訓正爲是則是爲父子兄弟
此四國也大學引詩釋之云其爲父子兄弟
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民法即經正字之義

鴈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

不萬年疏

簡兮傳
榛木名

下泉四章章四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其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

明王賢伯也

疏

案其公卽位在魯僖公八年春秋經于葵丘于城于牡丘于淮齊桓公作

方伯其公幾盟會無不至自晉文公入國修觀狀之怨
侵曹入曹執曹伯界宋人取濟而田終共公之世不得
僭於盟會者晉爲之也左傳曹伯之豎侯孺曰齊桓公
爲會封異姓今君爲會滅同姓是曹人明明言晉文之
不如齊桓矣此詩與侯人先後皆刺其公而作侯人刺
招致晉禍之所由下泉乃疾其既遭晉亂而不能修德
以進於自治疾其公并以惡晉侯故疾其侵刻而因念
周之賢伯也明王賢伯連言與鳧鷖序神祇祖考連言
同例明王神祇皆推廣之非經義之所有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

傳

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苞

本也稂童梁非漑草得水而病也愴我寤嘆念彼周京

〔疏〕

冽當作列正義云字從冰大東正義云說文冽寒貌故字從冰廣韻集韻十七薛冽寒也皆不誤爾雅沃

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李注云水泉從上灇下出傳釋下

泉爲泉下流者七月傳流下也則下亦流也是即爾雅

下出之義苞本雙聲苞根爲根本與下泉爲泉下皆倒

句以明義斯干生民常武傳皆云苞本也根重梁爾雅

釋草文大田同郭注根莠類也詩爾雅釋文兩引說文

禾桌之莠生而不成者謂之童節案鄭即根童節即童

梁則童梁爲莠之不成者二章蕭蒿三章著亦蒿屬若

月令藜莠蓬蒿並興相類而言也義疏云禾莠爲穗而

不成則疑然謂之童梁陸言禾莠猶說文言禾桌之莠

禾穗下衆莠穗不下衆童梁雖不成莠而其前疑然者

正與莠同正義引義疏莠誤作秀說文莠誤作采因以

童梁爲禾穗不成之名非是今從段氏說訂正傳又云

非溉草得水而病也者此明經取與之義以統釋下二

章蕭著而言箋云與者喻其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

○箋云愀嘆息之意禮記祭義出戶而聽愀然必有聞

乎其嘆息之聲說文愀大息也从心氣聲詩曰愀我寤

嘆玉篇口部引作慨周京猶京周也

歎注引作慨周京猶京周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傳蕭蒿也愾我寤嘆念彼京周疏

夢蕭夢彼蕭斯傳亦云蕭蒿也爾雅蕭蕭義疏云今人所謂萩蒿也或云牛尾蒿案蕭與蕭蕭不同詩之蕭皆萩也傳不用爾雅以萩釋蕭意謂萩亦蒿也京周大周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傳蕭草也愾我寤嘆念彼京師疏

著草草名著也說文云著蒿屬淮南子說山篇上有叢著下有伏龜是著為叢生之草矣易說卦釋文引義疏云著似賴蕭青色科生鹿鳴正義引義疏萃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爾雅萃蕭蕭郭注云今賴蒿也是賴蕭亦蒿之類著之為言著也著似賴蕭則著莖亦如萃莖之似著矣京師大眾之所居也

芄芃黍苗陰雨膏之傳芃芃美貌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傳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疏黍苗對根蕭著陰雨對下泉陰

雨膏之則芃芃然美對三浸字以喻恩及下民此愾我而念彼也小雅黍苗篇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傳云芃芃

三家詩魏默淡攷屬王
末年當之說似有據

